

迷人的笑声

杨振文



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
图书馆
教育部学院

图书馆

迷人的笑声

杨振文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迷人的笑声

杨振文 著

责任编辑：陈忠邦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787×960 1/32 印张：7 印数：1——26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77 定价：0.65元

封面设计 雷宜铤
插图 莫湘怡

目 次

荡荡河边·····	(1)
旦旦求学·····	(20)
比·····	(32)
荷花红艳艳·····	(50)
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·····	(72)
大树、二雀和三条腿的机器人·····	(138)
后 记·····	(218)

荡 荡 河 边

凌小波分明看见，一个黑影儿从河岸上悄悄溜下，“呼”地从他身边窜了过去。呀，不好，是他——二喜！肯定是抢排来了。看，他已经跳上了排，解起绳索来啦。小波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出，猛可里大喊一声：“不许动！”起身就追。不想刚抬脚，就踉跄一下倒在河滩上。他爬起来，擦擦眼，定睛一看，哪儿有二喜的影子呢？星星仍在天上眨眼，下弦月仍咧着嘴在空中笑，竹花村仍然静悄悄的，只是偶然传来几声报晓鸡的悠扬的歌唱。竹排呢，照样安安全全地吊在那根大索子上。上游流下来的河水，咬着竹排的边边，泼泼喇喇地响着，好象在笑话小波：“做梦哩，做梦哩，做梦哩……”

小波眼前这条河，叫荡荡河。这荡荡河虽然有四、五十米宽，秋冬季节，水都很浅，

社员们在河心立起一溜石墩，就可踩着百墩到对岸田垅里去做工夫。到了春夏，河里水一涨，过河就没有那么方便啦，你得沿着河岸往上走五里路，在那儿过一座桥，再沿着河岸走下来。这一上一下，少说也得个把钟头。因此，每年一到春天，生产队便派人用竹子呀，空禾桶呀，扎成一块竹排。这竹排也不用篙，不用舵。他们在河两岸各打下一个桩，中间拉上一根大棕索，人站在竹排上，用手拉扯着棕索，竹排就把你载过河去啦，还真叫又快又安全哩。

昨天，学校放了春忙假。小波一回到生产队，便找着队长四旺哥，要求把拉排这项任务派给他。“下雪天想吃西瓜——你太晚罗，这差事已经被人抢去啦。”四旺哥故意逗他。小波听了，两脚一跳，身子腾空，双手箍住了又高又大的四旺哥的脖子，嚷嚷着：

“不行不行，我早就对你讲了的，我早就对你讲了的……”“咳咳，你快——快下地，”四旺哥说，“箍得我气都出不来啦。”“答不答应我呀？答不答应我呀？”小波要挟着。四旺哥见甩他不脱，只得说：“好好，就让你和二喜

两个负责拉排——二喜也找我要求过呢。”小波一听要他与二喜一道拉排，心里又欢喜又发急。他松开手从四旺哥身上跳下来，说道：“干吗要两个人呀？那是浪费！我一个人包了。”“拉排蛮累呢！”“我不怕！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说实在的，把这样一项重要任务交给小波，不仅队长四旺放心，社员也是放得心的。有谁不知道，竹花村好几个十二、三岁的孩子中，就数小波做事最认真，最踏实。在学校，老师称赞他学习认真、成绩好；在生产队，社员们夸奖他手脚勤、爱劳动。

这不，今天是小波上任的头一天，他迷迷糊糊睡了一觉，一见窗外有亮，爬起床便跑到河边来了。其实，这时不过是半夜，他见到的只是星光月亮。小波坐在渡口边一块石头上等呀等呀，没想竟作起梦来啦。

小波朝仍在酣睡的村子张望了一会，心里骂着：“还在睡，还在睡，你们都是懒鬼呀？”骂是骂，他心里可高兴呢。他使劲儿呼吸着清新的带着花香的空气，伸开两臂，又是跳又是蹦的，做起“自由操”来了……

又过了许久，星星和月亮的颜色终于暗淡下去，东边天空透出了越来越明亮的光辉——天亮啦。随着“铛铛铛铛”一阵钟声，竹花村便喧闹起来了。

不一会，社员们有的提着秧，有的挑着秧，有的扛着划行器，相跟着涌到了渡口。一见小波早等候在这儿，纷纷说：

“哦，小波早来啦。”

“真积极！”

“这就叫做新官上任三把火呢……”

小波才不管三把火、四把火哩，他站立在微微晃动着的竹排上，挺着胸脯子，将吊在脖子下的口哨含在嘴里，“嘟嘟——”一吹，然后大声说：

“喂喂！不要挤，一个一个上，一个一个上，要注意安全呀！”

“唷，菩萨打屁，好大的神气哩。”有人笑着这样说。

有人附和道：

“他是‘排长’嘛！”

四旺哥在人群中听了，说：

“在这里，我们就是要听小波这个‘排

549010 长'的指挥哩!要不就会乱套,就会发生危险哩。”

“超载啦,超载啦,后面的别再上啦。”

社员们见小波又老练又果断,越发听从他的指挥了。已经上了排的在各自的位置上稳稳地站着,还没上排的便不再往排上挤了。这时,小波已解开吊在大棕索上的绳结,脸朝对岸,弓着腰,用手使劲一拉大棕索,竹排便离开了河岸,淌着浑浊的河水,往对岸驶去。

嗨,这哪儿是拉排呀!小波觉得,他是驾驶着一艘巨大的兵舰,载着成千的战士在海洋上乘风破浪前进……

几分钟工夫,竹排便驶到了对岸。社员一上河堤,小波便把排拉了转来。就这样来来回回,把他忙出了一身大汗。拉到第五次,等候过河的就全部上排啦。小波正要开排,将这最后一批社员送过河去,忽见河堤上又迈着大步走来一个人。

这人四十多岁了,黑红黑红的大脸盘,又粗又密的络腮胡,不认识他的孩子见了准会感到他严厉得可怕。其实呢,他对人又亲

切又和蔼，大人小孩都愿意接近他。他便是小波的爹爹——公社凌书记。竹排上的社员一见他，都争着“老凌，老凌”地打招呼。

小波见了爹自然比大家还高兴，可他装出一点也不徇私情的样子，公事公办地说：

“爹，你是来我们生产队插秧的吗？那你走快点，别让这么多人为你一个耽误了时间。”

“喔，驾个排，就打起官腔来啦？”小波爹一面说笑，一面跨上了竹排，“可你还是得等等，后面还有一个。”

小波一望，果然见堤岸上有个剃光头的孩子挑着秧忽闪忽闪地赶了来。可是他不但没再等待，反而更快更用劲地一扯棕索，让竹排象箭一般向河中驶去。

小波爹奇怪地问他：

“怎么不等二喜？”

“……”小波答不上话。

“唔？”爹皱起了眉头。

小波窘了一下，找出了理由：

“来一个等一个，来一个等一个，这河还怎么过呀？爹！”

说话间，竹排靠岸了。爹下排后又叮咛：
“快把二喜接过来，啊？”

小波慢慢地点了点头。但等爹和社员们上了岸，走远了，他便撅着嘴，将竹排上的绳子系在大棕索上，然后跳下竹排，在河边沙滩上坐下，心里对河那边的二喜说：“你也想叫我渡你吗？哼，你等着吧，我会渡你的！”

二喜可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他手拄扁担，站在两筐青青的秧苗中间，望着停在对面的竹排发愣。他几次想呼唤小波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住了。

二喜和小波是同时发蒙读书的，并且编在同一个班，两家又是邻居，所以他俩以前总是一道上学，一道回家，一道上山捡柴，一道下水摸鱼，亲热得就象一对双生子。可是，这样一对“双生子”，竟结了三年“冤家”，至今两人还没有搭上话呢。

“小波！小波！”二喜终于喊开了。

小波没有答声。二喜怕他是没听到，更大声地喊：

“小——波！”

其实，二喜喊第一声小波就听得清楚楚

楚。可他没理他，心里说：“我的名字要你喊吗？真不要面子！”

二喜明白了小波这是存心不理他，不渡他过河，心里十分难过。但是，他并不恼恨小波。随着对“四人帮”罪行的深入揭发批判，二喜越来越认识到，自己那年做得太不应该了，对不起小波，也对不起凌伯伯。尽管他听凌伯伯说过，这些帐都要算在“四人帮”身上，可自己难道就没一点点责任吗？

二喜在河岸上站立了好一会，只好一咬嘴唇弯下腰，挑起满满两筐秧，沿着河堤往上走去。

小波偷偷地望在眼里，悻悻地想：你以为那年的事我就忘啦？哼，没那么容易！今天也叫你尝尝跑这段河堤的滋味……

那年——就是三年前的夏天，小波爹被一些人当成“走资派”在各个大队进行巡回批斗。一天，他又被拉到与竹花村邻近的河西大队来批斗了。小波娘听说，这天“造反派”连早饭都没让他吃上，便装了一盒子饭菜，叫小波送到河西大队去。小波提着饭盒匆匆赶到这荡荡河边，恰好见二喜站在河边

竹排上。他忙喊：

“二喜，二喜，快荡我过去。”

二喜用眼睛瞟了瞟他，冷冷地问：

“是去河西参加批斗会吗？”

“我给我爹去送饭哩。”小波只盼快快过河去，便如实告诉二喜。

“还是给走资派去送饭的呀？那不成！”

二喜双手叉腰，扬头望着别处，一点也不能通融的样子。

小波见二喜不荡他，便挽起裤腿走下河，准备自己拉排过去。不想当他快要接近竹排的时候，二喜竟一扯棕索，把竹排拉到了河心水深的地方。小波气得淌出了眼泪，可也没法，只得爬上河岸，沿河堤一路奔跑。谁知等他在上面过了桥，赶到河西大队开会的地方时，他爹已被那些人带走了。小波忍不住呜呜哭起来，一面哭一面在心里恨着二喜，发誓一辈子都不理睬二喜了……

就这样，小波与二喜成了“冤家”。从此，他们不再同路上学，搭伴回家，也没再一道上山捡柴，一起下水摸鱼啦……

小波没料到，二喜今天也要来求他过渡

呢！他望着二喜挑着秧越走越远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快。

但是，小波没痛快多久。下午出工的时候，队长四旺哥就把他的“排长”职务撤了，叫他与二喜交换任务。就是说，二喜接替他驾排，他呢，去挑秧。小波一听，马上跳起来嚷嚷着：

“干吗不让我驾排了？干吗不让我驾排了？我躲懒了呀？我顽皮了呀？”

“比躲懒、比顽皮还严重。”四旺哥说，“你为什么不要二喜过河？”

二喜这会儿就在离小波不远的地方。可小波连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只是执拗地回答四旺哥说：

“我就是不荡他！我就是不荡他！”

蹲在旁边抽烟的小波爹，一直在不声不响地瞅着小波哩。这时，他从嘴里拔出竹烟管，对大家一挥手说：

“我们照队长的安排，开工吧。”

爹这话简直象命令呢，再争也没用了。小波只觉喉眼酸酸的，说不出有多委屈。为了不叫二喜看见他流眼泪——他才不愿意

在二喜面前表示软弱哩，便忙一跺脚，登登登，往秧田那儿走去。

因为赌气，小波两只脚板把秧田里的水踢得哗哗乱溅。他一面往筐里装秧，一面在心里说：“肯定是二喜在四旺哥面前告了我的状。哼，自己想驾排，就在背后打人家的小报告……”这么想着，他更恼更恨二喜了。

当小波挑着一担秧往河边走来的时候，二喜已经把社员全部渡到了对岸。他在河那面远远望见小波，赶忙拉扯绳索，口里还亲热地招呼着：

“小波，你放下秧歇歇，我就把排拉过来啦。”

可小波不但没歇，反而加快脚步从渡口冲了过去，沿着河堤往上走，连看也没看二喜一眼。他心里气恼地想：“打了人家的小报告，这阵又来讨好吗？”

第一担秧，就把小波的肩膀压肿了，腿脚跑酸了。他在路上歇了三次，才把秧送到目的地。正在水田中插秧的社员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有的劝他，有的笑他，爹和四旺哥还批评了他，要他送下一担秧的时候，一定

要乘竹排过河。可是，第二担，第三担——整整一个下午，他就送了这么三担！他不管肩膀红肿，腿脚怎么酸痛，也不管社员怎么责备，爹和四旺哥怎么批评，他就是不乘二喜驾的竹排……

一天下来，小波可累坏了。他随便吃了点晚饭，洗了手脚，便爬到了床上。但是，没等他睡着，爹就从外面走进房来，“啪”地拉亮了电灯，说道：

“小波，别忙睡，我们谈谈。”

小波清楚爹要与他谈什么。不过他是很尊敬爹的，所以马上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爹坐在板凳上，一面吧烟，一面批评开了：

“你今天的表现，真叫人生气。”

小波咕嘟着嘴答辩：

“我就是、就是不和他搞在一起！”

“唷，你决心与二喜结一辈子‘冤家’，记一辈子‘仇’罗？”

小波不作声——默认了。

“二喜现在主动与你接近，想跟你和好，可你……”